



郁风先生晚年照

“十五岁就敢晚上在公园睡长椅” ——忆大姨郁风点滴

郁彬

编者按：郁风（1916-2007），著名散文家、画家，其父郁华是中国著名法官、郁达夫的兄长。其夫黄苗子是著名画家，书法家，和艺术评论家。郁风早年师从徐悲鸿和潘玉良学习油画，1930-40年代，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文艺工作。曾任《星岛日报》编辑、《耕耘》杂志主编、《新民报》副刊编辑。1950年代后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本文作者郁彬教授是著名统计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加大伯克利分校统计系系主任、美国数理统计学会主席，是郁风先生外甥女。她于2017年4月写作此文，刊登于郁家家族网站 www.yufamily.org。感谢郁彬教授应允本刊转载此文。

大姨郁风在我的记忆里最开始是张照片：大姨蹲在那里抬头和几个蒙古的孩子讲话，记得据母亲讲那是大姨在蒙古访问，写生时照的。

我记事时是文革，我家住在哈尔滨。把我和姐姐带大的姥姥钟志媛是我爷爷余上沅和奶奶陈衡粹上海老家多年的老保姆，后来又来哈尔滨带我们这一代。文革初期红卫兵抓走父亲余棣北、母亲郁晓民（郁风的四妹），并勒令姥姥与“牛鬼蛇神”划清界限，驱赶她回安徽老家。姥姥没走，用她的积蓄，卖家具，抚养姐姐和我。姥姥是亲人。大姨和我母亲的母亲叫外婆，住在上海。1968年父亲死于东北农学院红卫兵之手。那年我5岁。同年母亲被“解放”，我家（母亲，姥姥，姐姐郁梅和我）和东北农学院其他老师和家属一起搬去离佳木斯不远的汤原县香兰农场。

大姨由于30年代认识江青，已经在北京秦城监狱里住了很多年。外婆年迈，很想见大女儿——大姨。70年代初，我母亲带我去北京上访，希望能让外婆见一面大姨。于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南小街，芳嘉园——大姨入狱前住的四合院。记忆的照片里，大姨的小儿子冬冬和王世襄的公子（编者注：王敦煌）围着唯一的炉子，手扶烟筒取暖，枕头在地上。晚上睡觉太冷，还好大姨的朋友吕恩阿姨和小胡叔叔让我和我妈去住，记得他们人艺单元的暖气好足呀。此次母亲上京对在房山下乡的冬冬回京起了很大作用，但我们没有见到大姨。那时



郁风(后排左三)和父亲郁华(前排右)、母亲陈碧岑(前排左)及兄弟姐妹

我已知道大姨文革前做过中国美术馆展览部第一任主任，“为他人做嫁衣”，没有时间自己画画，但为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功不可没。

1973年我家搬回哈尔滨，妈妈在黑龙江中医学院。1978年，那时大姨、大姨父黄苗子已出狱，回到芳嘉园。母亲从黑龙江中医学院调工作去北京科学院教育局工作，但科学院没有房子给我们住。于是妈妈住宿舍，姥姥住玉泉路二炮朋友家，姐姐住二中聂影梅老师家，我最幸运，住在芳嘉园大姨家，走路



黄苗子、郁风新婚时节



郁风画作



郁风：澳洲春色



晚年的黄苗子、郁风夫妇

就可以去二中上学。那时大姨家、聂老师家和二炮朋友家房子地方都不大，但还是慷慨地让我们住。其实 50 年代“四清”时，我父母都不在哈尔滨，我的哥哥小桦死于小儿麻痹，姥姥悲伤极了，大姨、大姨父就曾经接她去北京住了好一段日子。

住进芳嘉园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姨。可惜具体见面情形不记得了。记得是冬冬和姐姐“打架”扔枕头（这次不在地上）；记得是大姨父的鸭子粥没说的；记得是大姨父主动要为我们题字，姐姐的每个速写本子好像都提了。大姨、大姨父的书房，画房里面有好多好看的杂志、画册，也有香港来的。我每次进去就是去读杂志，看画册，看大姨、大姨父写东西，画画，题字。书房里有那么多的奥秘、知识。7 年牢狱好像让他们更豁达，更热情，更慷慨，更可爱，更年轻。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只要人不饿，有地方住，快乐幸福，就是一个人自己的决定。我觉得从他们身上，我发现了人生真谛。

我大学毕业后 85 年来美国读博士，刚来一年时，大姨也正好访美。有机会跟她一起去古根海姆博物馆非常高兴。聊天过程中暴露有点想家，大姨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告诉我：“你都 20 多岁了。我 15 岁就敢晚上在公园睡长椅了！”我自愧不如。

90 年代中去澳大利亚开会顺路去布里斯班看望大威表哥一家及和儿子同住的大姨、大姨父。大姨被澳洲的风景、花草，植物吸引，画了很多澳洲题材的作品，是她绘画创作的